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熹

朱

周予同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熹 朱

著同子周

書 叢 小 科 百

編主五雲王

著同予周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CHU HSI

By

CHOW YU TU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朱熹

目錄

第一章 引言——宋學之產生與完成……………一

——中國學術思想之八大時期——宋學之前期與後期——宋學產生之積極的與消極的因素——消極的因素之一、訓詁學之反動——消極的因素之二、純文學之反動——積極的因素之一、佛教思想之影響——積極的因素之二、道家思想之影響——積極的因素之三、方士思想之影響——朱學之前驅者

第二章 朱熹傳略……………一一

第三章 朱熹之哲學……………一九

一 本體論——理氣二元論——理一氣殊說

二 價值論

倫理哲學——性論——心論——修養論——修養之目標——修養之方法

教育哲學——教育目的論——教育方法論——教育制度論——教育制度之攻擊——理想教育

之二級制——書院教育之實施

政治哲學——唯心論

宗教哲學——泛神論——鬼神二元論——人鬼論——物魅論——祭祀觀

三 認識論——先知後行說——致知格物說——讀書窮理說

第四章 朱熹之經學……………五二

——經學史之鳥瞰——經學與哲學之異同——

一 易經學——易經學之象數派與義理派——易經學之漢學與宋學——朱熹易經學之立場

二 書經學——書經之今文與古文——朱熹之偽孔懷疑論

三 詩經學——朱熹詩經學之著作——詩經學之今文與古文——朱熹詩經學之內容——一詩序之

反對——二訓詁之博採——三鄭衛之淫詩——後儒之譏評——朱熹叶韻說之謬誤

四 禮經學——禮經三書之歷史——朱熹對禮經三書之評價

五 春秋學——朱熹與春秋學——春秋學之變遷與朱熹之消極的意見

六 孝經學——孝經學之變遷——朱熹孝經學之內容——後儒之譏評

七 四書學——四書之歷史——朱熹四書學之梗概與批判

第五章 朱熹之史學與文學……………七九

——朱熹史部三書之評價——朱熹文學之根本的觀念——朱熹之修辭的意見——朱熹文學作品之

成敗

第六章 朱熹與當代學派……………八五

——朱熹與張栻——朱熹與呂祖謙——朱陸哲學之異同——朱陸方法論之爭辨（鵝湖之會）——朱

陸本體論之爭辨（無極之辯）——浙東學派之永康派與永嘉派——朱學與浙派之異同——朱學之勁

敵葉適

第七章 朱熹之著作……………九三

一 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孝經類——四書類——五經總義類——小學類

二 史部——編年類——傳記類——政書類——地志類

三 子部——儒家類——道家類——雜家類

四 集部——楚辭類——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

第八章 朱學之傳授 一一四

附錄 朱熹簡明年譜 一一五

朱熹

第一章 引言

中國歷來之學術思想，約略言之，分爲八期：

第一，自上古至春秋，老孔以前，曰思想胚胎時期；

第二，自春秋老孔以後至秦，曰諸子爭鳴時期；

第三，兩漢自爲一期，曰儒學獨尊時期；

第四，魏晉自爲一期，曰道家復興時期；

第五，自南北朝至隋唐，曰佛教輸入時期；

第六，自宋迄明，曰儒佛混合時期；

第七，滿清一代，曰古學復興時期；

第八，自清末迄今，曰西學東漸時期。

其間時期之遞嬗，固不能有明確之分劃；蓋每一時期，常含有過去時期之餘波與未來時期之萌蘖；然就學術思想之遷異及其要點而言，則析爲上述之八時期，亦未始非研究之一助也。

第六時期，儒佛混合時期，顯然又可劃分爲前後兩期；前期之唯一代表人物爲朱熹，而後期之唯一代表人物爲王守仁（陽明）。倘吾人爲便於記憶計，稱前期爲朱學時期，後期爲王學時期，亦決非絕對的誤謬。至普通名第六時期之學術爲宋學者，則以其與清代考證學之漢學對待而言；名爲理學者，則以其所討究之對象爲理氣等玄學問題而言；蓋皆僅爲稱謂之便，非確切之名詞也。

朱熹在中國哲學史與中國經學史上，固自有其特殊之貢獻；然朱熹之學術思想，不產生於其他時期，而必產生於第六時期之前期，則不無時代的背景在；換言之，即完全受時代思潮之影響。故吾人如欲論述朱熹，須先論述其時代思潮發生之因素。

吾人稱第六時期爲儒佛混合時期，實亦不過就此時期之顯著特點而言，絕未能將其時代思

潮發生之因素盡行包舉也。蓋此時期雖以春秋以來之儒學與印度輸入之佛學二者爲其骨幹，爲其中心；然非除儒佛二種思想外，絕無其他思想之參雜；不過以此二種思想爲其最重要之因素而已。故詳確論之，第六時期學術思想產生之原因，可分爲消極的與積極的。消極方面又可析爲二：一爲訓詁學之反動，二爲純文學之反動。積極方面又可析爲三：一爲佛教思想之影響，二爲道家思想之影響，三爲方士思想之影響。茲分述之。

儒家之開山祖爲孔丘，其繼承之大師爲孟軻與荀況；其學之真象，雖因後代羣言淆亂之故，迄今未得其究竟；但吾人一讀論語、孟子、荀子諸書，則儒家之非拘於訓詁文字之末，而欲以其道拯救當時及後世之人羣，則顯然可知。不料漢代尊孔之後，所謂孔教，所謂儒學之研究者，僅僅留意於殘缺難湊之五經，自司馬遷史記列經生爲儒林，於是章句迂儒與援經希寵之徒，嫚然以承孟荀之道統自詡。古所謂微言絕，大義乖，實自漢初經生始也。自儒學移爲經學，於是訓詁之學興，思辨之途塞。漢武以降，如今文、古文之爭論，如鄭玄、王肅之排詆，如南學、北學之分歧，如孔穎達、賈公彥之義疏，雖繁簡華實，迥然各異，然其埋頭於文字典章之解釋與爭辨，則絕無二致。當時竟有『寧道孔孟誤，諱

言鄭服非』之諺，則訓詁學末流之弊昭然若揭。至宋代，承隋唐義疏派之後，學者研究之封域愈隘；欲自逞才識，於勢不能不別求途徑。故宋代學者，傑傲者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語，而中庸者亦不憚以臆見解經而出於刪改。宋代經學之衰落在此，宋代哲學之勃興亦在此。總之，訓詁學之反動，實宋學產生之消極的有力的因素也。

吾人以純文學之反動爲宋學產生之消極的因素之一，或啓人以疑問；以爲宋詞與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優越地位，而散文如歐、曾、蘇、王輩，世亦每與唐之韓、柳並論；純文學之在趙宋，似不能斥爲衰歇。按此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論也。蓋宋承唐代文學極盛之後，學人士子歧爲文哲二途。耽文學者，雖思紹盛唐之餘音，而其技巧已別出於高抗瘦爽一途；觀宋詩之命意鍊句，每多山林隱逸之氣，與唐詩之專事繁縟者迥殊，可爲一證。至治玄學者，則固執文以載道之見，卑視唐儒思想之浮薄，而直以文學爲玩物喪志。宋學之產生，此種文藝排斥論實含有一部分之力量。蓋唐之學者每欲萃文學哲學於一身，韓愈原道一文，即係顯據；宋代則文哲分途，觀當時語錄體之發生與盛行，則哲人之蔑視文藝可知。周敦頤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

而已。『程頤曰：『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程頤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又曰：『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觀諸儒之論，則宋學之產生，原於純文學之反動，非妄言矣。

佛學之影響於宋學，其時最久，而其力亦最偉。吾人如謂無佛學卽無宋學，決非虛誕之論。宋學之所號召者曰儒學，而其所以號召者實爲佛學；要言之，宋學者，儒表佛裏之學而已。蓋原始之儒家，留意於修齊治平之道，疲精於禮樂刑政之術；雖間有仁義中和之談，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際。及至宋代之理學，始進而討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於心性，求心性之本原於宇宙。故儒家之特色爲實踐的、情意的、社會的、倫理的；而理學之特色則爲玄想的、理智的、個人的、哲學的；二者殊不相同。至理學之所以異於儒家者，則完全受佛學之激刺與影響。蓋佛學玄妙之說，本非儒家所企及；後儒欲以儒抗佛，不能不於本體論或形而上學有所說明；而欲有所說明，則又不能不借助於佛學。故宋明理學之徒，或僅因佛而釋儒，或直援佛以入儒；其對於佛學之取舍與多寡雖不甚同，而其受佛學之激刺與

影響則初無二致。考儒佛混合之迹，實非始於宋代。自晉世羅什廣譯經典，慧遠創始蓮社，儒釋已有混合之機。當時如范寧深於春秋，從受法華；雷次宗通毛詩三禮，自名居士。其餘南北史儒林傳中如何胤、張璠之徒，亦多通內典。唐世佛學益盛，名僧輩出。韓愈昌言排佛，而善大顛；其友柳宗元爲慧能作碑誌，其徒李翱亦與惟儼大義交好；卽當時所作之原道，亦不過虛張聲勢而已。其時圭峯、禪師、密，著原人論及圓覺經略疏；原人論以儒老歸攝佛教，圓覺疏以易乾卦說佛心；蓋治佛學者亦頗援引儒書矣。及至宋代，禪宗獨盛，臨濟、沩仰、雲門、法眼、曹洞、楊岐、黃龍五家七宗，枝分派別。當時如周敦頤之學，據居士分燈錄，謂啓迪於慧南，發明於佛印，廓達於常總。其餘如程頤之於靈源，游酢之於道寧，楊時之於常總，陳瓘之於明智，胡安國之於祖秀，朱熹之於道謙，皆有相當之關係。雖禪家記載，無附益過甚之辭；然理學之徒與高僧往還議論，則宜可信焉。（日本忽滑谷快天曾著禪學思想史，述宋代儒禪之關係頗詳，可參考。）明乎此，則宋學之產生，實以佛學爲其重要之因素也。

儒家思想之特色爲實踐，而其態度爲妥協；故僅足以範篤實忠信之士，而不足以鑒聰慧超越之徒。況經兩漢經學鼎盛之餘，儒者以抱殘守闕爲能事，益無思想可言。魏晉之際，天才輩出，勢之所

趨，不得不援道以入儒。王弼注周易，盡掃象數占驗；何晏解論語，而以清談馳譽；皆其顯證。其後雖因佛教東來，而起三教調和之論；然孫綽、張融、周顒、顧歡之徒，究其有得於釋氏者淺，而浸潤於儒道者深。及至宋代，理學之徒，日思建設儒家之本體論或宇宙觀，以與佛抗，於是着意於易象，而易與道通由來已久，於是有意無意之間，潛受老莊學說之影響。最著者，如程顥之論定性，謂『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又謂『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謂『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其發揮自然哲學之極致，幾與道家有玉楮亂真之概。（章炳麟檢論卷四通程篇，亦言大程遠於釋氏，而偏邇老聃。）他如濂溪之言無極，伊川之撰易傳，均不能謂其毫無老莊思想之因素在。故宋初之道學，與周末之道家，究其微言，固非若秦越之相距也。

方士之術，肇於古之陰陽家言。炎漢之際，經生迂儒，希祿取寵，援引以飾經術。大儒如董仲舒、劉向輩，亦不惜言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致。其後雖屢經變遷，然仍潛伏於民間。迨張角之徒興，而道教之名以起。魏晉之間，道教妖妄之談，雖不見信於哲人，而方士服食求仙之術，尙盛行於當時。（魯迅曾著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見北新雜誌第二卷第二號，頗饒趣味，可參看。）抱

朴子一書，以儒論爲外篇，以道術爲內篇，實可代表當時一部分之思想。降及趙宋，陳搏以一道士，承魏伯陽參同契之妄說，居然作宋代哲學及易經學之開創者。卽北宋五子中之周敦頤與邵雍，其思想與風度，亦在儒家與方士之間。朱熹以正統儼然自居者，然撰著陰符經考異及周易參同契考異二書，并自署爲空同道士鄒訢。（鄒本邾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寓姓。禮記鄭氏註，訢當作熹；又集韻，熹訢均虛其切，故以寓名。）或者謂朱子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韓愈謫潮州邀大顓同遊之意相類，以爲朱子出脫；然無論如何，當時學者之受方士思想之影響，實由此而益可明證也。

宋代學術思想之產生，既自有其消極的與積極的之因素；則朱熹學術思想之所以爲『朱熹的』亦自可瞭然。但一切學術思想之產生與完成，自有其相當之步驟；朱熹之學術思想既可稱爲第六時期前期之集大成者，則必有其前驅者在。朱熹學術思想之前驅者，簡言之，可分爲二期：第一期可以胡瑗、孫復爲代表，第二期可以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五子爲代表。蓋宋代哲學之產生，實始於疑經；疑經之極，於是自抒其心得而形成一種哲學。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劉敞）出，而稍尙新奇矣；至三經義（王安石）行，視漢儒之』

學若土梗。』司馬光論風俗劄子亦云：『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則當時懷疑經傳之風之盛，概可想見。而胡瑗、孫復，於疑經之外，且復兼及玄學。復撰春秋尊王發微，瑗撰洪範口義，皆自抒心得。更因聚徒講授之故，學風之傳播益速。全祖望謂：『宋世學術之盛，安定（瑗）泰山（復）爲之先河。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見宋元學案序錄）可謂知言總之，胡瑗、孫復實形成宋學之雛型，而爲宋學第一期之前驅者。及周、邵、張、程相繼崛起，深涉哲學之淵，而宋學益燦爛可觀。然五子天稟有慧鈍，涵養有深淺，故其所蓄之思想與所發之言論亦各不同。在北宋時，哲學界僅有近似之風氣，而無統一之局勢；以二程手足之親，而見解亦復各異，可窺一斑。及朱熹出，始憑藉五子之所得，而自以其學爲去取。雖鵝湖之會，不見信於象山（陸九淵）；心性之談，復被詆於浙東（如陳亮、陳傅良、葉適）；然在當時，實自有其權威。故北宋五子又可謂宋學第二期之前驅者。吾人既了解宋學產生之因素，復曉悟宋學前驅者之情況，始可進述朱熹之生平及其學術思想。

想之崖略。
朱
彖

十